

中國古詩詞 英文韻舞

不少外國元首訪華，總會用英語引用中國的古文詩詞，比如美國總統雷根曾吟誦過「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後來的老布什乘船經過三峽，會想起「輕舟已過萬重山」；前法國總統希拉克更是李（白）、杜（甫）的粉絲。不過，即便是出自西方漢學家之手的英譯古詩詞，在何中堅讀來，總是缺少了什麼。他歸納為：缺少原作裡深邃的神韻。

於是，這位執業測量師決定親自上陣，耗時3年半的工餘時間完成了《全新英譯唐宋詩詞選》，借用英詩的韻律規則傳遞中國古詩意境之美。該書近日由商務印書館（香港）出版。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小島

在上環大生銀行大廈樓內，何中堅的測量師行辦公室，見到這位西裝革履的老先生。從事了大半輩子建築工程的何中堅，四五年前從政府崗位退下來，創辦了自己的公司。他背後的書櫃裡，整齊地碼好一套套硬皮的工程類、法律類書籍，乾淨而簡練。辦公桌和牆上，掛滿年輕時代的舊照——作為手槍射擊項目選手，曾代表香港出征1984年洛杉磯奧運會以及1990年北京亞運會。是的，這位英譯唐宋詩詞的譯者不是英文系、比較文學系出身，也不是語言學家。

「就是我的個人興趣吧！」何先生似乎不經意地解釋道。但不要以為，憑「個人興趣」就是隨便玩玩的意思。離開政府機構，多出閒暇時間的他，近幾年重拾中國古典詩文，那是他青少年時期產生的興趣，「我翻查過現有的英譯版本，無論是之前外國漢學家所做，還是近幾年內地學者做的，基本都按照一樣的方式，對照意思，逐行逐行的翻譯。但這樣做的壞處是，把原本古典詩詞中的節奏和韻律給犧牲掉了。」何中堅對記者說：「其實，唐宋詞之所以能流傳上千年，很多語句變成我們的俗語，全是因為古詩詞的句法組織，有很嚴謹的平仄，音的押韻，讀起來就很好。」

眼見現在的年輕一代對中國古典文化的疏離，也讓他決定要做點什麼，「包括我的子女，對中國古詩詞的認識很少。『床前明月光』倒是聽過，再說多一點，比如『每逢佳節倍思親』覺得耳熟，但原詩和詩作者是誰，都不知道。」許多在何先生小時學過的詩詞，在現在的課本裡都看不到了。母親對他的影響，讓他對中國古文多了親近，中學時代更大量閱讀。但他其實是受英式教育長大。

「英美文學、英詩也讀了不少。英詩也美，也有韻律，但和中國詩詞完全不同。它的音韻大部分是abab、aabb，或者不斷重複，沒有中國古詩那麼嚴謹。」如何讓兩種語言的優勢發揮出來，又遵照原意，這是英譯古詩詞的最大挑戰。建築工程師的訓練，要求一絲不漏和嚴謹，這在翻譯上幫助了他，「我的要求頗高，嚴格根據韻腳而不改變原句的意思和美感。另

外，原文的中文數字很少，也要求英文發音和字數上的簡練，有些意思很好的單詞，因為包含了很多音，我最後都捨棄。最重要保證讀起來容易朗朗上口。」

權威之外的趣味

中國古詩的對仗帶來的限制很多，中文的一字多義、一字多音打破了這個障礙，從而讓詩詞的意境達至更廣闊，但英語異音字、多義字等詞匯量太少，「唐詩押韻的韻腳一路直下，可能超過10個字，宋詞有的也有七八個韻。很多古詩我翻譯不了，因為實在沒有合適的英文詞。」

中國古詩詞人，除了李杜大家，他還喜歡李商隱，宋詞人是陸游和李煜，他過去也創作過英詩，深受莎翁十四行詩的影響，浪漫主義派的拜倫、華茲華斯也是他的最愛。「幾年前我讀到一個英國權威翻譯的中國古詩詞版本，很多都非常好，但也看到不少錯誤。比如他翻譯李白的《將進酒》中一句『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髮，朝如青絲暮成雪。』他把『高堂』翻譯成High hall，但『高堂』在中國文化裡是父母的意思。」

所以，儘管深知論學術無法比西方漢學家的英文素養深厚，但他發現了專家學者對中國文化難免失焦，並且還有一個他們忽略的領域——淺白和趣味。何先生用的是simple English，目的是讓一般人都可以拿起來讀，他還在翻譯句中加入簡單注釋，解釋詩句中常出現的地名、人名和歷史典故，「有很多人看中文原文都不一定明白，但是英文翻譯就清楚了。」參考書太多，他只在成書中列了幾本作為代表。簡單其實不簡單，「你自己試一試就知道了。」何先生大笑起來。

書的封面是他自己到中央圖書館的資料室揀選而來，最後選中清朝丁觀鵬的名畫：《雍正日永軸》。「我的心願很簡單，就是希望讓外國人和年輕一代，對中國文化更有興趣，讓大家體會到中國古典文化的美。」何中堅說。



何中堅



（書內節選）

白帝下江陵
李白（701—762）

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
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

SAILING DOWN TO JIANG LING
Li Bai

Bai Di we left under rosy clouds at dawn:
To Jiang Ling we returned in
a day's journey a thousand miles long.

Amidst incessant howling of gibbons on the shores,
Through myriads of mountains our light boat had gone.

竹里館
王維（701—761）

獨坐幽篁裡，彈琴復長嘯。
深林人不知，明月來相照。

BAMBOO GROVE
Wang Wei

Alone in a secluded bamboo grove I sit,
Playing the qin and chanting free.

Deep in the forest where no one knows,
Comes the bright moon to shine on me.

《全新英譯唐宋詩詞選》

新書發佈會暨英譯唐宋詩詞欣賞會

時間：2012年3月31日(星期六) 11:30AM—1:00PM

地點：商務印書館尖沙咀圖書中心

九龍尖沙咀彌敦道132號美羅華商場

B1地庫B1007-1010號舖

N城記：北京/上海

文：白金

文壇出了個「中間代」

北京一家民營的圖書出版公司「鐵葫蘆」最近借70後作家曹寇、路內的新書發佈推出了一個「中間代」作家的概念。



《雲中人》

所謂的「中間代」作家是一個含混的大致按年齡劃分的概念，按同屬「中間代」作家陣營的慕容雪村的戲語，年代的基本劃界從1968年到1978年。但同樣位列名單之中的薛憶波卻是1964年生人。至於為什麼非要以「中間代」取代傳統的所謂「70後」，自然不能排除商業包裝和品牌操作的可能性。但用「中間代」的概念將這批作家從60後和80後作家的陣營中區分開來，也不是一點深意也沒有。

總體來說，這群作家的寫作狀況與所謂的體制內作家以及走市場路線的暢銷作家完全不一樣，既不屬於「圈內叫好的」，也非「場子上叫座的」。在要不入作協，參加評獎；要不走市場掙錢二者之間，試圖保持一個獨特的、淡定的自我，保持一種中間狀態。生存狀態往往會影響文化氣質和藝術追求，文學評論家白燁就斷言：這些「出沒於民間，游走於文壇」的「草寇」作家，「跟主流的、傳統的、規範的作家明顯不一樣，包括他們寫作中表現出來的特點，文與野、粗與細都沒有什麼區分。不像別的作品黑白、善惡分明，他們是很渾沌的，這種寫法的背後其實有很多想法，想法背後其實能看出一種活法。」

「中間代」作家群有20多位，中間一些正被文壇認可，比如馮唐、路內、阿乙在「未來大家」Top20中位列三席；阿丁被列入《人民文學》新銳十二家；曹寇被譽為最具才華和潛力的當代青年小說家、南京青年作家中的代表；李師江則是華語文學傳媒最具潛力新人獎得主。苗燁、瓦當、李海鵬、柴春芽、小白……也被列入中間代作家群行列。

從這些名字上可以看出，其實所謂的中間代作家，每個人的個性和特點都不一樣，如果一定要說有什麼共性，那就是這些作家一度是中國文壇中處境最為尷尬的一代，他們活在60後的陰影中，又難以抗衡80後的市場影響力。他們被文學評論界認為是沉寂的一代、夾縫中的一代，他們也確實沉寂了多年。但在這一群體普遍過了30歲以後，終於開始發出自己的聲音。個別的已開始被國外文化出版機構關注，部分作品的海外版權購買及文字翻譯已提上日程。

以鐵葫蘆推出兩位中間代代表作家曹寇和路內為例。《屋頂長的一棵樹》收錄了曹寇最近的十五篇短篇小說，以熟稔的白描筆法繪出了一部「小人物」的《清明上河圖》；路內的《雲中人》則是繼《少年巴比倫》和《追隨他的旅程》之後又一部長篇力作。評論家施占軍說，周作人寫郁達夫的東西就是曹寇……上海過去被忽略的大師施蟄存，表述方式和路內非常像。事實上，路內被稱為中國70一代最好的小說家之一。他的《雲中人》深刻細緻地描述了混沌、無秩序、無意義的界帶給個體的恐懼、掙扎和不確定性。

中間代作家成長的年代，已經不是一個一體化的時代，寫一個人不再能表達一個時代，也就是說典型人物已經無法概括、表現一個時代。時代分化得如此厲害，有時即便是一個很熟的人你都可能無法理解。在這樣的時代，傳統的寫作方法、技巧已經無法表達今天的經驗，作家不得不尋找一種特殊的表達方法，特別是尋找對破碎經驗的表達。而這些都是他們出於對中國當代文學的不滿，尤其是技術上的不滿，創造出來的一種新的技術，這些東西不再迷戀現實主義的傳統技巧，而是更多地關注自身，關注個體的成長、體驗、命運和個人情感的表述。

「中間代」能否成為「中堅代」——中國文壇的中堅力量，當然還是個未知數，「中間代」作家筆下，將來有沒有可能誕生偉大的長篇小說或者短篇名作，或者說他們到底有沒有可能建立一種新的漢語寫作風格，現在斷言還為時尚早。不過，一個確切的事實是，他們的存在曾經被市場忽視，隨着大眾審美追求的改變，越來越多的讀者開始懂得欣賞他們的作品，從字裡行間中找尋自己的影子。類似鐵葫蘆圖書這樣的出版機構也開始關注到他們的市場價值，將其作為文壇「老男孩」進行包裝。誰說靠近文學，就必須排斥對市場的欲求？

要刊書事

圖、文：Cate

The Economist 《經濟學人》17/03-23/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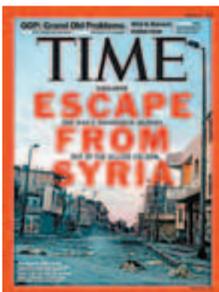
拿破崙信，在戰場上，軍人的運氣遠遠重要過他的能力。顯然，美國第34任總統德懷特·艾森豪是一個最好的例子。最近，美國著名傳記作家Jean Edward Smith出版了新書Eisenhower: In War and Peace，在這部長達950頁的著作中，作家回顧了艾森豪在二戰中頻頻遇貴人的經歷，比如幾次救他於絕境的老將Fox Conner是他的人生導師，還有他在戰爭中平步青雲，一下子成



為二戰期間美軍在北非的最高指揮官的輝煌。但是，不同於過往艾森豪的傳記對他個人才能的過大讚譽，Smith先生還關注艾森豪的個人情感，比如和他的司機Kay Summersby的親密關係，以及對他擔任總統期間政績的稱讚：是他結束了韓戰，也是他向國會遞交建立跨州高速公路的提案。

TIME 《時代周刊》19/03

可謂寶刀不老。美國漫畫界的頭號大佬，集漫畫家、出版人、演員等於一身的Stan Lee，在今年89歲的高齡下，再度創作了一個新漫畫系列Stan Lee's Mighty 7，講的是Stan Lee本人如何訓練一批異性人成為超級英雄的故事。在新的超級英雄缺失長達十幾年的當下，這位曾參與創作蜘蛛俠、Iron Man、X-Men等經典形象的前漫畫公司老闆，無疑是個大膽嘗試。漫畫首次取材真人、真場景和真實事件，Lee說，如果結合Reality TV可能會更有趣。在回答那位漫畫英雄將成為銀幕英雄時，他說，「螞蟻俠正在考慮當中，螞蟻俠也是從正常人可變為螞蟻的超級英雄。」



The New Yorker 《紐約客》26/03

美國歷屆總統在位時國家經濟的表現，總是最容易被後來人記住。但是，美國經濟的好壞受很多因素的影響，有時候更不受總統的控制，因而也造成了歷史上對總統們的評價，有失公允。比如，老布什就因為經濟低迷而斷送了連任的仕途，而克林頓則因為在他就任總統前就開始恢復的經濟增長，甚至連任成功。這是記者Noam Scheiber的新書《The Escape Artists》所討論的一個現象，該書其實就是就奧馬行政班子力挽經濟大局的舉措進行了一系列的分析。



The New York Times 《紐約時報》23/03

今年的4月14日是鐵達尼號油輪沉船100周年紀念，關於這個深埋海底的傳奇之船的故事，近日也陸續繼續的出版。有書評人重點提到了幾本剛出版或將要出版的重要的書籍，比如《How to Survive the Titanic》，《First Accounts》，《Titanic Tragedy: A New Look at the Lost Liner》等，同時，書評人也指出這些書中的情感過於氾濫。當媒體和出版界過多的關注鐵達尼號時，很容易令大眾過多的接收太多的鐵達尼號的產品，從而忽略了真實的事件以及那些事件中的人。儘管如此，也還是有不少書仍然保持了故事真實的一面，並重新令這一歷史獲得關注。

